

UNREAD



GOLOS E



WCOULTEERS



WITH



# 想太多的 人类学家

加州大学  
最受欢迎的人类学课

UNWANN



〔美〕李相僊 〔韩〕尹信荣 著  
陈建安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李相僊 〔韩〕尹信荣 著  
陈建安 译

GOALS  
ENCOUNTERS  
WITH  
HUMAN



# 想太多的 人类学家

加州大学最受欢迎的  
人类学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2-2019-268

Copyright © Lee Sang-Hee and Yoon Shin-Young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 by ScienceBooks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201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ee Sang-Hee and Yoon Shin-Young c/o ScienceBooks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想太多的人类学家 / (美) 李相僖, (韩) 尹信荣著 ; 陈建安译. -- 天津 :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4  
书名原文: HUMAN ORIGINS  
ISBN 978-7-5576-7380-2

I. ①想… II. ①李… ②尹… ③陈… III. ①人类学-研究 IV. ①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97187号

想太多的人类学家

XIANG TAIDUO DE RENLEIXUEJIA

选题策划：联合天际·边建强

责任编辑：布亚楠

出版：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022) 23332695

网址：www.tjkjcs.com.cn

发行：未读（天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嘉业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未读 DR | 探索家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4.5 字数180 000

202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52435752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序言 一同启程吧

2001年，我搬到加州，拥抱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人类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的新生活。在美国留学的近10年间，我四处搬迁，身边几乎没有多余的行李。结束了在日本的博士后研修课程，我再次搬回美国，行李变得更简单了。于是，我盘算着将寥寥无几的行李寄往加州，顺便把汽车也一同托运过去。当时我开着一辆1994年产的道奇休旅车，虽然车窗要手动升降，没有空调，所谓的音响系统也不过是一台很简易的收音机，但它确实是一辆结实又可靠的好车。

原本我打算将全部的家当托运，然后轻轻松松地搭乘学校提供的免费班机飞抵加州，教授却鼓励我自驾前往。我不情愿地回以想尽早抵达，以熟悉环境，但这只是借口，其实是这个提议让我感到有点不安。但教授告诉我，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亲身感受美国这块土地的宝贵机会了。在他的耐心劝说下，我最终接受了这个提议。

那时，我想起了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著作《横越美国》（*Travels with Charley*, 1962）。我在韩国准备出国留学时读了这本书，感触颇深。斯坦贝克带着爱犬查理一同踏上横跨美国之旅，在旅途中，他对于身为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而“美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度等问题有感而发，在不断思索与观察中完成了这本大作。他在书中探讨了美国国内如积水般的腐败问题，针对种族间的冲突也有许多着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撼动了美国，也对1990年初到美国生活的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当年我离开韩国时，韩国社会对于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等议题依旧不怎么关心。我曾经单纯地认为，美国的种族大概就分为黑人与白人，

对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与种族概念相当陌生。既然这趟公路之旅蓄势待发，我便想着要效仿斯坦贝克，在每个驻足停留之地与当地进行交流，感受每一个当下。当然，我可不能忘了带上一台录音机。

启程前，我拟定了几项原则。首先，行车路线必须尽可能选择当地公路而非高速公路。我没有手机，所以买了紧急时可直接拨打911的电话与车用充电器，还准备了一箱矿泉水与苏打饼干，最后将几件简单衣物与洗漱用品装进车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化身成我最爱的电视剧《星际旅行：重返地球》(*Star Trek: Voyager*)中指挥着“航海家号”的珍妮薇舰长，秉持着“勇踏前人未至之境”的精神，踏上了旅程。

过去一年，我以客座助理教授的身份暂时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印第安纳，于是我从这座城市出发，开始了这趟横跨美国之旅。第一站，我绕到密歇根州拜访了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教授。他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也是提倡“人类多地起源说”的著名学者。他像对待亲生女儿一般对待远渡重洋来美留学的我，也经常毫不吝惜地鞭策与鼓励我。如果没有他孜孜不倦的指导与协助，从高中到大学一路都念文科的我，肯定难以在古人类学这个文理兼备的专业领域研究下去。

紧接着，我开往肯塔基州，那里有位和我一起念硕士班的好朋友，同一年入学的我们连导师也是同一位。越战末期，她们全家逃离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来到美国。在学校时，她特别照顾同为亚裔学生的我。自从她往学术界之外的领域发展，我们便断了往来。再次联系上时，她已是一家大公司的主管，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有不少人怀着成为学者的梦想考研，但他们不一定都能在学术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我俩再次相见时，应该会对对方正走在“自己没走”的那条路上有更深刻的感触吧。“如果当时没有放弃的话会怎样？”又或是“如果当时及早放弃而去探索其他可能性，会怎样呢？”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后，人生计划的再修正可谓难上加难，天知道那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会不时扪心自问：“在别人眼里，我是不是一个失败者？”

即便如此，选择留在学校工作也不是件易事。无论哪一条路都充满着困难与挑战，但有心人会让每一条路都成为康庄大道。

旅行刚开始总是让人迫不及待，但一路途经肯塔基州、伊利诺伊州与密苏里州，再到堪萨斯州时，我已经筋疲力尽。8月底的炙热阳光令人透不过气，只有在清晨我才能稍稍感觉到凉意。由于车内没有空调，所以我摇下车窗一路向西。朝着太阳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左臂被晒黑了，即使擦了防晒霜也没什么用。公路上有时一整天都看不到其他车辆经过，收音机里播放的始终都是乡村音乐。我一边呼吸着从车窗灌进来的热空气，一边在暖烘烘的车里听着慵懒单调的歌曲，时间久了，我的脑袋开始变得一片空白。此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开长途车的人总会想听节奏轻快的歌了。

开了一整天的车，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就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

“请问还有空房吗？”

站在柜台后的是一位身材壮硕的妇人，正用一种狐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

“你真的是一个人吗？”

她偷瞄我身后的这个动作，好像在怀疑我是假装独自入住，回头就会把其他人偷偷带进房间。

简单地吃过晚餐，看了一会儿电视，我便梳洗就寝。隔天起床吃过旅馆提供的早餐，付清房费，我又启程上路。大概每隔3天，我就会在加油站或便利店买明信片，寄给朋友以及在韩国的父母，简单告知他们我的情况，然后继续开车，直到太阳下山为止。

除了出入旅馆时会和柜台的人讲上一两句话，其余时间里我都不怎么说话。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手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发生需要用公共电话打给某人的状况。再加上所到之处，放眼望去全是身材高大的白人，独自一人、与众不同的我有种不得不蜷缩在角落的感觉。渐渐地，我变得尽量不与任何人交谈，不仅是出于戒备，而且是因为对这一切感到厌烦。

当车子开过比美式煎饼还要平坦的堪萨斯州，映入我眼帘的是落基山脉。落

基山脉地势险要，满是崇山峻岭，山冈与溪谷紧密相连，这迫使我打起精神，任何时候都要专注。就在此时，我想起过去曾有许多西部拓荒者，他们试图乘坐马车穿越崎岖的山路，结果在半途中死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纳大队的故事。

19世纪，5月的某一天，近90名拓荒者从密苏里州出发，打算移居加州。原本的计划是横越犹他州与内华达州，赶在9月天气变冷之前抵达，没想到他们半途迷路，行程严重耽误，最后他们被困在11月的内华达山区。食物已经吃完，绝望之下，他们只好吃死去同伴的尸体以求活命。到了第二年3月，最后剩下的40多名成员才获救。日后，人们在探讨食人行为、食人风俗或是食人族等相关议题时，免不了会提到唐纳大队的故事。

抵达加州前，我终于在加油站洗手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模样，全身只有左臂被晒黑，像个大卡车司机。我突然想拍下照片留作纪念，这也是我第一次拜托陌生人为我拍照。我在这趟旅程中拍了无数张照片，唯一有我出现的照片竟是以加油站为背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点惋惜。

进入加州之后，我首先拜访的就是知名的“鬼镇”——卡利哥（Calico）。在银价高涨的19世纪80年代，这座小镇因盛产银矿而兴起。在长达12年的全盛时期中，这里共开发出500多座矿坑，矿产量相当可观。但随着银价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暴跌，居民纷纷搬走，卡利哥顿时成了一座空城。如今，这里转型成为商家聚集贩卖纪念品的观光胜地。

在古人类学历史上，卡利哥是一个重要的遗址。于非洲挖掘出大量古人类化石而声名大噪的人类学家路易斯·李基（Louis Leaky）认定美洲大陆的古人类遗址就在卡利哥，并且于20世纪60年代率领团队在此进行挖掘。此举受到举世瞩目，他们最终却无功而返。失望至极的李基也因此放弃了对卡利哥的研究。直到今天，人们仍无法证实，李基在卡利哥遗址中挖掘出的“石头器具”究竟是人工制造的石器，还是天然形成的石片。

耗时16天，从宾夕法尼亚州出发，我一路行经10个州，最后来到加州。这趟

公路之旅全长 3500 英里<sup>[1]</sup>，相当于我平均每天要移动 220 英里。就在我抵达目的地不久后，“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了。如今，陌生的外国人要想开着破车在乡间闲逛，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横跨美国的公路之旅结束后，我立即投入新的教学生涯中，一晃 10 年就过去了。为了不让别人有制造流言蜚语的机会，误会我是凭借特殊身份得到教授职位，我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我相信，一个人能得到一份好工作，你可以说他靠的是运气，但坚守住这份工作，靠的只有实力。

我的教学生活确实过得很辛苦。在“君师父一体”思想下长大的我，实在是难以适应美国这种学生把教授当朋友，并且将意见相左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我的授课内容大多按照我在学生时代所学的来编排，原以为只要传授自己宝贵的经验与知识，学生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像块海绵般将其吸收，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么容易被驯服。很多学生上课时不仅向我投以不友善的眼光，而且会坐在椅子上交叉双臂、一脸不在乎。我只能说，东西方的教育文化真的迥然不同。

种种挫折让我明白自己似乎没有当教授的天分，绝望之余转而专心投入个人研究。当我在学校的工作步入正轨，稍微有时间顾及其他事务时，刚好韩国的尹信荣记者与我取得了联系，我便开始在《科学东亚》上撰写有关人类进化的专栏文章，目标读者群是平常对人文书籍有兴趣的大众。拟定好几个有趣的人类进化主题后，我便开始动笔写作。那时，我才领悟到，过去那样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多么无趣并且缺乏说服力。

就像为《科学东亚》的读者讲述人类进化的故事，我开始将此种方式运用在课堂上。过了一段时间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已将《生物人类学概论》的授课内容倒背如流的我，居然再度燃起教学的热情。如今，这节课成了每年许多学生想选的热门课程。

有些教授偏好带领少数学生精英进行专题式的深入研究，但现在的我更喜欢站在教室的讲台上授课。在数百名听课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其实是为了修满通识学分

---

[1] 编者注：1 英里约为 1.6 千米。

才无奈地坐在教室里。以前如果看到学生们脸上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我一定会感到十分气馁，但现在的我非常喜欢探索与尝试各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在这些被迫前来听课的学生中，竟然有人主动申请改修人类学系。

不仅是年轻学生，这些有关人类进化的疑问同样会引起成年人的兴趣。无论参加什么聚会，我的身份都能引起众人的讨论。大多数人在得知我是一名人类学学者后，都会以“太好了，我一直对人类的起源感到好奇”作为聊天的开端，并顺带提一两个有关人类进化的问题。这么多人对人类的进化有诸多疑问，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因为无论是谁，应该都思考过“人类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又是如何以这般样貌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

人类进化史上那些数不尽的故事一再告诉我们：“一切都没有正确答案。”那些有助于进化及适应环境的生物特征，都是偶然出现的产物。偶然形成的环境变化，促使生物偶然产生了有利于进化的特征，具有此特征的生物个体再繁衍出更多的后代。曾经有利的特征也不一定永远都是有利的，一切都会改变。

回顾持续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整个过程宛如巨大的时间洪流，人类开始直立步行，然后脑容量增加，发展出文明与文化。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这些过程并非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个个迂回曲折的进化足迹，一切都是为了顺应当时的情况和环境而自然选择出的一种结果。在特定条件下应该考量的，并非如何做出最佳选择，而是如何让生命延续下去。

虽然我根据能力倾向测验结果选择了读文科，但我最后将文理兼备的古人类学作为专业。我曾一度认为自己的个性不适合担任教师，但现在的我满怀热忱。我无法保证自己今后的想法不会改变，因为周遭环境不断变化，我的身心状态也会随之改变。耗时 16 天的横跨美国之旅也是如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决定好每天要走的路，然后一直向前奔跑。

本书中收录的 22 个故事，是我过去向学生讲授人类学时所浮现的点滴片段，以及一路走来自己直接或间接的经历。我将这些经历与人类进化的历程互相融合，以一种更有趣、更易懂的方式写下来。有些是为了回答某人的具体疑问而开始书写的，

也有不少是听了某人无心的言论后苦恼不已，自己试图寻找答案才写下的。这本书并不是典型的传统教科书，你可以从第1章开始细细品味，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想看哪篇就翻开哪篇。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拿起书本你就能开始阅读，可以开开心心地看完就好，你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循着参考文献追根究底。希望各位读者能与我一起尽情享受这趟漫长却有趣的人类起源之旅。

李相僖

# 目录

01	人类是食人族吗?	1
02	只管“生孩子”的爸爸	11
03	谁是最早出现的人类?	21
04	大头宝宝与烦恼的妈妈	29
05	人类为什么爱吃肉?	37
06	人类可以喝牛奶吗?	45
07	寻找白雪公主的基因	51
08	祖母是大艺术家	57
09	农业使人类更富足?	65
10	北京人与日本黑道的回忆	71
11	挑战非洲堡垒的亚洲人类	79
12	同心合作你和我	87
13	是谁害死了“金刚”?	97
14	用双脚撑起文明的代价	105
15	寻找一张“最像人类”的脸	115
16	年纪越大,脑袋越迟钝?	123
17	你是尼安德特人!	133
18	摇摇欲坠的分子钟理论	141

<b>19</b>	揭开亚洲人起源的第三种人类	151
<b>20</b>	寻找霍比特人	157
<b>21</b>	全球 70 亿人，真的都是一家人？	167
<b>22</b>	人类还会继续进化吗？	175
结语 I	为了获得珍贵的面貌，人类付出多大代价	183
结语 II	通往陌生古人类学世界的邀请	185
附录 I	关于进化的二三事	187
附录 II	人类的进化谱系	194
参考文献		201
图片版权		218

01

人类是食人族吗？

在安东尼·霍普金斯与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电影《沉默的羔羊》中，霍普金斯饰演的汉尼拔是个不折不扣的食人魔。曾有几部电影让我在戏院里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这部片子正是其中之一。尽管我之前已大概了解剧情，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剧情实在过于残忍，虽然强忍住了一阵阵的反胃与恶心，最后我还是逃出了电影院。

讽刺的是，几年后我短暂当过一段时间的“食人族专家”。2007年春天，我以教授般威严的语气回答了一通电话。

“我是好莱坞 E! News 的记者，想听听您这位食人族专家的意见。有人用鼻子吸入火化后的骨灰，请问这也算是一种食人行为吗？”

“什么？”

“昨天滚石乐队的吉他手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说，他用鼻子吸入了自己爸爸的骨灰。针对这一点，我想听听专家的意见，在谷歌上搜索了‘食人’后，第一个显示的就是您的名字。没想到这附近就有一位‘食人族专家’，真是太好了。”记者似乎感到很庆幸，我却对自己以“食人族专家”的名号登上搜索引擎第一名而感到惊讶不已。

学生们对食人族与食人风俗等议题相当好奇，所以我曾开设过两三次关于食人行为的主题讲座。这件事被刊登在讨论大学教育的全国性刊物《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看到我就称我为“食人族教授”，甚至还有其它教授将食人犯罪的相关报道寄到我的校内信箱以供我参考。当时有一名德国人，因为吃人肉事件闹上了法庭而轰动一时。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愿意被自己吃掉的人，与对方签订契约后再杀死对方并吃掉。现在回想起来，在学校信箱内收到这样的报道与照片，这件事本身就挺恐怖的。

虽然我怀疑过这是一通谎称是记者的恶作剧电话，姑且当作上当受骗吧，我还是向他提供了“专家意见”。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食人”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对亚马孙流域的亚诺马米族而言，吃祖先骨灰，至今仍是一种庄重而肃穆的传统习俗。许多人类学学会会以此为依据，来判别这是不是一项“食人”行为。不过，基思·理查兹是否同样心怀敬畏地吸入自己父亲的骨灰，这就无从得知了。后来，这段访谈

内容出现在网络和报纸上，甚至还有朋友因看到我的名字与大名鼎鼎的吉他手放在一起而兴奋地打电话给我。

言归正传，食人族真的存在吗？人类拥有多元的饮食习惯与文化，可以说是到了无所不吃的地步。这么一来，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有同类相食的可能性呢？我们是否可以认定，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存在一群人，他们将吃掉同类视为家常便饭？电影中不就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主角在丛林迷路时被食人族抓走，然后在即将被烹煮或烤熟来吃之际戏剧性逃生？当人们问“谁有可能是食人族？”时，十之八九的人会认为是居住在蛮荒丛林的原始土著。虽然我们所属的文化圈并不存在这样的事，但在世界上某一个与我们文化相异或未开化之地，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人吃人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为却有可能稀松平常地发生着。

这些土著是否真的是食人族，我们稍后再回来检视。我们先来厘清部分人类学学者在此研究议题下提出的另一个疑似食人族的案例，这个案例对现代人类的食人行为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有趣的是，这些人并非住在遥远的蛮荒地区，而是存活在遥远的过去。他们就是现代人类的近亲，如今已完全灭绝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

## 人类有食人族亲戚吗？

欧洲克罗地亚的克拉皮纳(Krapina)遗址是在20世纪初才被发现的一个洞穴遗迹，因出土数十名尼安德特人的化石而声名远播。这些化石大多是年轻女性与孩童的，有着耐人寻味的共同特征：多数化石已成碎片，而且普遍缺少头部和脸部的骨骼化石。此外，化石上还有明显的刀痕。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类学学者解释，这就是食人风俗的遗迹。当时，各界都认为尼安德特人不仅皮糙肉厚，而且具有攻击性。看到这里时，不少人都会这样认为吧：那些存活在史前时代的人类祖先和近亲，全都毛发浓密又生性残暴，背部微弯且无法完全直立行走，看起来就像住在非洲丛林里的类人猿。关于这部分，本书后面的章节还有更多探讨。

总之，有了这样的刻板印象，而且有化石上的特殊痕迹作为“物证”，尼安德特人是食人族的说法在 20 世纪初期得以流传开来。

但是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始有人提出“尼安德特人不是食人族”的观点，甚至还出现了一篇神奇的研究报告。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凯斯西储大学人类学系的玛丽·罗素（Mary Russell）教授为了了解克拉皮纳的尼安德特人是否真有食人的风俗，提出了一个其他人想都没想过的新论点。

罗素教授做了一个假设，姑且认定尼安德特人会把同类杀死并吃掉吧，那么化石上的刀痕应该要与宰杀野兽时的痕迹类似。但如果不是杀来吃呢？会不会是为了举行二次葬（尸体首次下葬后，经过一段时间再将骨头捡拾并处理干净，进行第二次埋葬，目前在韩国仍有这样的习俗）？在这种情况下，刀痕就会呈现出为了举行葬礼而细心修整的痕迹。无论是宰杀吃掉或是举行葬礼，虽然都在人骨上留下了刀痕，就本质而言，却是迥异的文化行为。

为了证实假设的正确性，罗素教授分别从多个现代人类考古学遗址中收集已被确认为宰杀及丧葬的骨头刀痕。首先，她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狩猎遗址中找到兽骨上的刀痕，又从美国印第安人的藏骨堂中采集二次葬的人骨刀痕，然后将克拉皮纳的人骨刀痕与这些痕迹进行比对。

结果如何呢？克拉皮纳的人骨刀痕与被狩猎宰杀的兽骨刀痕不同，却与丧葬的人骨刀痕相似。尤其是刀痕主要集中在骨头的末端，这一点与印第安人的人骨刀痕非常类似。我们想象一下二次葬的过程就能理解，当尸体处于腐烂殆尽的状态，骨头上的残余物必须被刮除干净，此时就会用上刀子。由于骨头上已经没有多余的尸肉，所以主要修整的部位会落在骨头末端而非中段。

反观被宰杀的兽骨，痕迹主要集中在骨头的中段，这是因为下刀时必须砍中肌肉与骨头附着的地方，才能把肉割下来。这个重大发现意味着克拉皮纳化石的刀痕来自丧礼而不是同类相食，因此这个“物证”不足以证明尼安德特人有食人的风俗。

## “食人族”是一种误解？

随着罗素教授在的论文 20 世纪 80 年代发表出来，“没有食人族”的观点也逐渐扩展到人类学的另一个层面。某些人提出，人们之所以认为世上存在食人族，只是因为一连串的理解。“食人族”这个英文单词（cannibal），是哥伦布于 15 世纪抵达美洲西印度群岛时引发的一场误会。哥伦布相信自己发现的地方是印度（所以他把该地区称作“西印度”），并且把当地原住民误认为是蒙古可汗的后裔，因此才称呼他们为“卡尼巴人”（Caniba），甚至还在报告中对他的国王说：“卡尼巴人会吃人。”

过去只会在神话或传说出现的食人族，竟然在世上的某个角落真实存在着，这样的故事立刻引发了欧洲人的好奇与想象。食人族的故事很快就传遍整个欧洲，“卡尼巴人”也变成了食人族的代名词。后来，欧洲列强展开海外殖民地争夺战，各国陆续派出传教士与人类学学者作为殖民势力的前锋。他们将所到之处与食人族相关的故事收集起来，编辑出版成论文、书籍和报纸杂志。从此之后，食人风俗便成了野蛮土著的代表性特征。

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故事有了新版本。学者仔细阅读这些记录与书籍，发现大部分与食人族相关的内容都毫无事实依据，许多记录只是“传闻”而已。美国纽约石溪大学人类学系的威廉·阿伦斯（William Arens）教授细细研究了相关记载，并在其著作《食人的迷思》（*The Man-Eating Myth*, 1979）中澄清了关于食人族的谣言。原来，食人族的故事几乎都是出自两族相争时两方族人的互相毁谤之词：“我们不干那种事，但树林另一边的那些家伙，全是蛮横无理的食人族。前些日子，我也差点被杀来吃掉，好险，最后还是勇敢地逃了出来。”食人族的消息来源，就是这些所谓的英勇故事，而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的人，没有一个是自己亲眼所见。事实上，向哥伦布谎称卡尼巴人是食人族的，正是与他们相争的邻族——阿拉瓦克人（Arawak）。

这种邻族之间的说辞虽然无法作为食人行为的证词，却让我们了解到另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食人行为对热带丛林中的土著来说，同样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行为，这和许多欧洲人所抱持的偏见完全不同。由此可知，把吃人当作吃饭一样的人类群